

一个
人的

狂欢

YIGEREN

DE

KUANGHUAN

魏丽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一个
人的

狂欢

YIGEREN

DE
KUANGHUAN

魏丽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狂欢/魏丽 著.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5.4
ISBN 7-5385-2500-9

I. 一... II. 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55 号

一个人的狂欢

著 者:魏 丽
责 编:孙 发
封面设计:宋 超

出 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制:吉林诚信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开 本:148×210 毫米 1/32 开
印 张:8.5
字 数:220 千字
印 数:0 001—3 000 册
版 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85-2500-9/I·0502
定 价:15.00 元

序

这本文集编就后，魏丽把收入其中的一些文章寄给我，希望我能够写一篇序。其实，在此之前，她的文章我已经读过一些了。2004年11月，应南开大学法学院的邀请，我曾到那里作过一次讲座。下午到达，晚上讲座之前法学院的朋友陪我吃饭。当时魏丽作为南开校报的记者，利用吃饭的时间对我做一次专访。于是我们就边吃饭，边问答，那种场景也真是别具一格。我注意到她采访时并不记录，仿佛就是一次闲聊。不久，我就在

网上读到了这篇访谈，她居然真能把拉杂的谈天变成条理清晰的文章，而且语言简洁优雅。难得她把问答记得那么清楚，现场的对话与旁白式的叙述处理得流畅自然。我从她的中学同学和好友、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孙祎萌那里了解到，魏丽在网络上很活跃，发表了很多散文、随笔、评论和访谈，是南开园里有名的笔杆子。这一次集中读过她的文章，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也就答应了写序的要求。

也许是因为网络时代的缘故，写作者的群体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愈来愈年轻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在前网络时代，发表文章是一件极费周折的事情。苦思冥想以及遣词造句本身的艰难不必说，辛辛苦苦地手写、手抄，过三个街区或者五里山路到邮局寄送，一周后编辑拆阅，审读过程中编辑个人偏好的影响（有时仅仅是看不惯你的字体，大作就到了纸篓里或者成为油条的外衣），或许导致面目全非的修改，当然还有最终发表前的层层把关，都平添了一个作家成长过程中的艰难和偶然性，也压抑了整个国家在语言和思想的个性化。

网络的诞生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如果只是在网上发表，作者不需要到邮局，手稿不必提交编辑审读，不需要层层审查，要做的只是把写出的文字贴到写字框里，点击一下发送按钮，一篇文章就发表了。这样的发表方式真正是写作史上的一场革命，它导致了权力对于媒体干预能力的下降。每个人都是作家，只要有一台电脑，会文字输入，有宽带或电话拨号上网，你就可以让全世

界看到你的文章。观点可以锋芒毕露，修辞可以各擅胜场。不仅如此，较之传统媒体，网络发表更有魅力的是能够即时回应。一个帖子发出，很快就有评论跟进，你马上又可以反馈，千山万水都挡不住人们在这个虽然虚拟却又无比真实的空间里聚在一起，切磋互动。

这样，我们仿佛真的进入到了一个写作的民主时代。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托克维尔曾经观察民主制度对于文学的影响，例如，虽然充斥着各种出版物，但是，著名的作家却非常少。他这样总结了民主制度带来的文学特色：

总之，民主时代的文学，不像贵族时代文学那样喜欢描写秩序、规律、科学和艺术，而它一般又不注重形式，有时甚至轻视形式。它的文体往往是杂乱无章的，冗长而啰唆的，但几乎总是热情奔放的。它的作者们只求快速，而不愿意细腻描写。短小作品多于巨幅长篇，凭才气而不靠实学，富于想象而缺乏深度。在这种文学中，有一种粗野的、甚至是蛮横的力量在统治着思想，但作品却又多种多样，而且产量大得惊人。作家们追求的目的，与其说是使读者快慰，不如说是使读者惊奇。作家们的努力方向，与其说是使人感到美的享受，不如说是使人兴奋激动。（商务版下册页580）。

也许最具想象力的托克维尔也无法预料的是，网络这一技术给文学写作带来多么大的变化。在我们这个民主还只是在村庄这个层次上试验的国度，网络不仅带来了文学本身的民主，甚至反过来成为民主以及法治制度

的一种强大的推进力量。在这里，巨大的空间使得无数作者的各种作品得以展现，同时也让一些人发出文学的“无序化生产”的责难。但是，这种“大狗叫，小狗也叫”的状况却史无前例地将这个国家的真正民意、民情显现了出来。这里既有对于正义受到践踏的愤怒吼声，又有只表达个人琐碎经验的所谓“个人化写作”；作者中既有成年的功成名就之士，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晚起，更多的是涉世未深而又充满活力的青少年；既有内容丰富的长篇大论，也有更多的率尔操觚的急就章，甚至压根儿就是一声叹息（sigh），或者一声表示赞许的“顶”。想象每天各种论坛、BBS 岂止数以百万计的各种言论，加上数以千计称为“博客”（Blogs）的个人门户网站，大弦嘈嘈，小弦切切，其间言论数量之巨大、个性之多样，可谓亘古未有之新局面。

网络时代的这种写作盛况当然也有其缺陷。由于宪政建设的滞后，某些领域的文字还只能是闪烁其辞。过去足以埋没一个优秀作家的权力因素已经渐趋减弱，但是，全民写作、文学铺天盖地也会令人目迷五色，心旌摇摇，失去了必要的鉴别能力，一个立志出人头地的未来作家要脱颖而出面对的显然是更加激烈的竞争。另外，网络作者通常使用假名（ID），有人甚至同时用几个名字（戏称“马甲”）发言，读者很难辨别特定作者及其与作品之间关系，也多少会弱化作者对于作品本身的责任心。不同网站很容易相互转载，作者根本无法控制，作者与作品的权利相分离，对于作品质量当然也不

会有促进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出版机构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就变得非常迫切了。密切关注网络动态，及时地发现其中的好作者，定期将他们的美文佳作结集出版，应当成为今天的出版家的一项常规工作。这样做不仅可以起到一种筛选的作用，而且让作者本人也能有一种阶段性的收获，获得必要的激励，在文学和学术的道路上继续跋涉。

尽管本书收入的不都是网上文章，不过我相信，对于魏丽，这本书还是可以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我祝贺她的第一本书出版，也期望她能够继续努力，更上层楼。

贺卫方

2005年6月2日 蓝旗营

目 录

皮肤病

- | | |
|-----------------|----|
| 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 | 3 |
| 皮肤病 | 11 |
| 守望麦田 | 18 |
| 爱的能力 | 25 |
| 灶神之妻 | 28 |
| 疯子 | 31 |

生命课堂	34
中国人的情感	39

洛可可

夏日阅读	
——《百年孤独》	47
想念是遥远的白莲花	
——《茵梦湖》	56
时代荒崖的孤灵	62
爱情理想	66
寂寞的舞者	70
在死神的裙袍下舞蹈	73
基于同罪的彼此宽恕	
——《费城故事》中的道德审判	77
如花美眷,奈何年华	
——《花样年华》	84
《2046》——艺术力的末班车	88
匍匐在他乡的历史	
——《喜福会》	90
谈 画	95

生命灰

组合大暖气	103
窗前人语	119
修房琐记	124

母亲·我的宗教	127
父亲·并肩行走	131
趟过时光的河	135
生命灰	141
一天的日记	147
再见,去年	152
有关烟花的故事	167
夜 鸟	169

涂鸦区

笑忘书	173
戕	181
春 雪	190
凌晨两点三十分,睡去 凌晨两点三十分, 醒来	197
我只能为你讲一个小故事	200
永远的永远的朋友	202
梦中的婚礼 ——聆听理查德·克莱德曼	205
野天鹅 ——灵自安徒生童话	208

面对面

与大师相约	213
有一种智慧离开了我们	219

贺卫方：博雅的知识分子	222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吴青印象	227
一片芳心向春尽 ——访陈钟林老师	230
文清似水，人淡如菊 ——访《沐浴》作者曹燕	233
她总在微笑 ——访新生小环	236
南开感怀	239
南开的桥	244
南开无法告别	248
后 记	254

一个
人的

YIGEREN

DE
KUANGHUAN

狂欢

皮
肤
病

地球是有皮肤的，这种皮肤也会生病，例如，其中有一种病就叫做“人”。

——尼采《扎拉修斯特拉如是说》

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

从卡杜卫欧，到波洛洛，到南比克瓦拉，从遥远的亚马逊平原回到欧罗巴大陆，列维·斯特劳斯终于结束了又一场漫长艰苦的旅行。尽管从一开始他就满怀怨气地说“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一个人类学的专业中不应该包含任何探险、旅行的成分。”尽管如此，他还是上路了，乘坐着往返于巴西与法国之间的货轮，颠簸、拥挤、闷热，这样的路程不知已有多少次了。

翻开《忧郁的热带》，我们看到的满是一个人类学

家行走的痕迹。“1934年2月有天早晨，我从马塞港搭船前往山托斯港。从那次以后，还有无数次的出发，在记忆中全都混合起来，只留下少数几件特殊的印象……”这种杜拉斯式的叙述方式，随性、自然、冷静，充满了异国情调，仿佛时时能够感觉到港口低沉的汽笛，淡淡的乳白色晨雾，或是凉嗒嗒的晚风。然而这不是一本浪漫的游记，恰恰相反，这是一本为所有游记“敲响警钟”的书。列维·斯特劳斯在书的第一章便描述了人类学家归来一幅惨兮兮的场景：

一架放映机装着亮度不够的灯泡，把不太清楚的影像投射到过大的银幕上……在比公告开讲时间慢了半个小时以后，演讲者仍然绝望地想，会不会有人来听演讲。……每次在演讲者几乎绝望的时候，演讲厅就会跑进一大队小孩子，小孩子的妈妈或保姆把半个演讲厅坐满，他们有的是要换换环境，有的只是要避一避室外的灰尘和噪音。演讲者便向这群被虫蛀的鬼魂和无法安静的小孩所组成的听众宣告他的宝贵的记忆。他的记忆受到当时当地的阴冷所影响，就在半黑暗中说话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那些记忆一件一件的离他而去，一件一件的凋落，好像圆石跌进古井的底部一般。

这个场景是对于记忆的否定，记忆是不可靠的。当人类学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全部珍藏不过是印在照片上或存在脑海里的若干记忆的时候，正如斯特劳斯所说

的，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人类学家究竟该干什么？被奉为人类学家天职的田野调查究竟有多大意义？他们说，I came, I saw, and I understood it（我来了，我看到了，我理解了）。但是他们到底理解了什么呢？他们在长达数十万字的游记和报告中究竟写进了什么呢？无非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罢了。这种解读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人类学家、作家、旅行家等等的一贯采用的方法。他们醉心于各种各样的图像和仪式，热衷于探险和猎奇，擅长于“依靠一些片段和残迹徒劳地去重新创造一种已经消失的地方色彩”。然而他们是否想过，这样的重构不仅徒劳、乏味、而且根本违背道德。

重构就意味着对原有结构的破坏，重新创造“地方色彩”就意味着原有本色的失真，比如殖民运动就是人类史中对文明最大的一种重构行为。J·M·库切在小说《耻》中将殖民运动视为一种“篡越”（Cronus），类似于强暴——违对方意愿，以强制方式突破对方的界线，进入到对方的领域。在文中，库切以白人女孩露茜遭遇黑人强暴的事件与当年西方殖民者对南非大陆进行的“强暴”形成了巨大的反讽——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南非新时代的开始，白人殖民者陷入越来越孤单和尴尬的境地中。一切的篡越行为都伴随代价，这就是库切最终所要表达的，他把这种代价定义为“耻”。

而当人们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文化观念去试图解读另一种陌生文化的时候，实际就是在有意或无意的做着“篡越”的工作。斯特劳斯太清楚人类学家们所处的困